

翰林外史

连载一

科学院故事之王元买瓜

萨苏

徐迟先生的一篇精彩报告文学，让中国老百姓认识了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在我的印象里，在科学界，这当时是一个相当轰动的事情。这件事我回忆起来一度感到有些困惑，一部报告文学把这么多老学者弄得激动不已，是怎么回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醒悟到这是多年来官方媒体对赛先生的第一声久违的呼唤，久经考验成了“老运动员”的老知识分子们，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个信号——国家需要科学。

象萨爹这种逍遥派就没有这样敏感，所以他得出的结论也与众不同——宣传哥德巴赫猜想，大概表示国家要重视基础研究了。他当时还大发感慨——这才是正路子，那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些搞基础理论的，整个研究才有后劲，这些年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太少了。

别说，他这个思路放在今天还满有道理的。

不过，那个时候对陈景润的宣传，显然没有这样具体的目的。至少在老百姓心目中，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狂热，更

多的是出于对“民族英雄”的朴素崇拜，其结果就是带动了一代小儿女，信誓旦旦的要当科学家——相信萨的同龄人，在少年时代决心作“科学家”的不在少数。

万事有利必有弊，对陈先生以及随后的杨乐张广厚等学者的宣传固然精彩，但也许是出于突出他们在科研上的专注，便有不少描述围绕着陈景润先生走路撞树，或者张广厚先生吃馒头蘸墨水之类的逸闻做文章，一时，对科学家们的崇拜之余，便是老百姓善意地把心目中的科学家反串成了不分五谷，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夫子。

这其实就有点儿像我们习惯的宣传问题了，比如说某人尽忠职守，必然要他爸爸妈妈老婆孩子统统患上要命的疾病，或者撞上没谱的汽车，然后再让他洒泪而绝不离开岗位……

真真假假之中不免有被宣传的典型大打喷嚏，心中忐忑——“谁背后骂我呢？”

其实从事数学研究的也是普通人，工作时候专注过火是

有的，但离开数学他们都和大伙儿一样个性鲜明，有不识时务的冬烘先生，也有精明过人的小诸葛。我所接触过的科学院一些老大就颇有些生活能力超越常人的家伙，比如搞信息论的杨耀武先生，分筋错骨手内外兼修，等闲武打影星未必是他对手；人称中国硬件大王的万加雷先生，火车上一副扑克玩的几个骗子几乎乌江上吊……

就连买西瓜都能有特殊的表现。

中关村每到盛夏，八十二楼门口总有个大号的西瓜摊，摊主是个歪脖子大兴人，姓魏，挑西瓜不用敲，用耳朵贴上听，十拿九稳——有一个不稳是生瓜太多他故意搭着卖的。因为这个绝活儿，这位在中关村的小摊贩里位列八大怪。八大怪其余几位师傅也是各有故事，比如海中市场卖牛肉的海回子师傅，看着您摸肉就赶着问您——要哪块儿？脖子？胸脯？还是屁股蛋？一边说一边用切肉刀往自己身上相应的部位比划，特别形象。

兄弟有一次故意跟他开玩笑——有牛尾巴么？

那位说了，跑题了嗨。哦，的确，赶紧拉回来，那次大概是八七或者八八年，萨爹让萨去买西瓜，萨骑上车，直奔魏歪脖的瓜棚子——毕竟他的瓜好。一看买的人不少，正要往里挤，忽然看到有两位熟悉的人物，也在挑西瓜呢。谁呢？王元先生和王太太，两位一边挑一边算价钱呢……

王元先生很容易辨认，他有一副特别精神的脸孔，两只眼睛秀气有神，个头虽然不高，在人群中却如鹤立鸡群。我想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属于美男子。

后来我将这个想法问之萨爹，萨爹没有正面回答，说数学界确实有几个美男子，他印象最深的，却不是王元先生，而是他们系的一位老师。当时北

大数学力学系男学生眼镜众多，感情问题上往往入不敷出，但这位老师出乎寻常的一表人材，轻易把化学系一位校花追到了手，夫唱妇随，羡煞鸳鸯。化学系同仁吃不到葡萄，又不好说葡萄酸，于是见到这位老师就不怀好意地称他“化学系的女婿”，好歹占些口头便宜。

这位老师叫做丁石孙，后来当了北大的校长。

说完，萨爹叹口气——去年校庆，丁先生已经要坐轮椅来了。

言归正传。

王元挤在瓜棚子里挑西瓜好像有点儿不可思议，堂堂所长大人，科学院院士，审查陈景润论文的数学家陪着夫人挑西瓜——那年好像还没有院士的说法，但王元已经成为“元老”了，这份资历大家心里都明白的。莫非王先生在作秀？

那年头还没有作秀一说呢。王先生来挑西瓜很自然，第一，此人是学数学的，做事自然带了数的原则。数有什么原则？一半是“素”，一半是“和”么。

萨爹告诉我前几天在中关村街上看到王元先生，穿一身朴素的干部服，七十多奔八十的人了，还是那么精神；另有一位记者采访他，到了中午，王院士拉上记者就去了附近一个不起眼的饺子馆，吃的宾主尽欢，才十几块钱。王先生告诉记者，这儿周围的小馆子我都吃遍了，自然知道哪个好，哪个便宜。看着饺子，记者的题目都有了——“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干部服的朴素，吃饺子的随和，王先生去买西瓜有什么奇怪？第二，王先生的腰包也并不鼓。知识分子作了官，很多人学不会权钱交易那一套，甚至还想用自己的行为影响世风，虽然貌似螳臂挡车，但自古总是少



王元院士摄于2002年



王元院士练习书法

不了这样脑子不转弯的人。和王先生同级别的一位所长与萨爹交往甚多，他的太太是中学老师，退休后给人补习，讲课费收入甚丰，遇到萨娘叹气曰：我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所长大人挣不出退休中学老师的讲课费来，王先生对着西瓜多核计核计显然也是经济基础所要求的。

魏歪脖的西瓜卖得好，不免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再称重，分大瓜小瓜而卖，大瓜三块一个，小瓜一块一个。

看着大瓜小瓜尺寸差别不是很大，很多人都拼命的往小瓜那边挤。

王太太好像也是这样，却听见王元先生说——“买那个大的。”

“大的贵三倍呢……”太太犹豫。

“大的比小的值。”王先生说。

王太太挑了两个大瓜，交了钱，看看别人都在抢小瓜，似乎又有些犹豫。

王先生看出她犹豫，笑笑说：你吃瓜吃的是什么？吃的不是容积，不是面积。那小瓜的半径是大瓜的三分之二稍弱，

容积可是按立方算的。小的容积不到大的 30%，当然买大的赚。

王太太点点头，又摇摇头——你算的不对，那大西瓜皮厚，小西瓜还皮薄呢，算容积，恐怕还是大的吃亏。

我就在他们身后，没好意思叫，却听王太太说得有意思，心想王先生到底是搞数学的，这生活上的事儿啊，说到底还是和理论不太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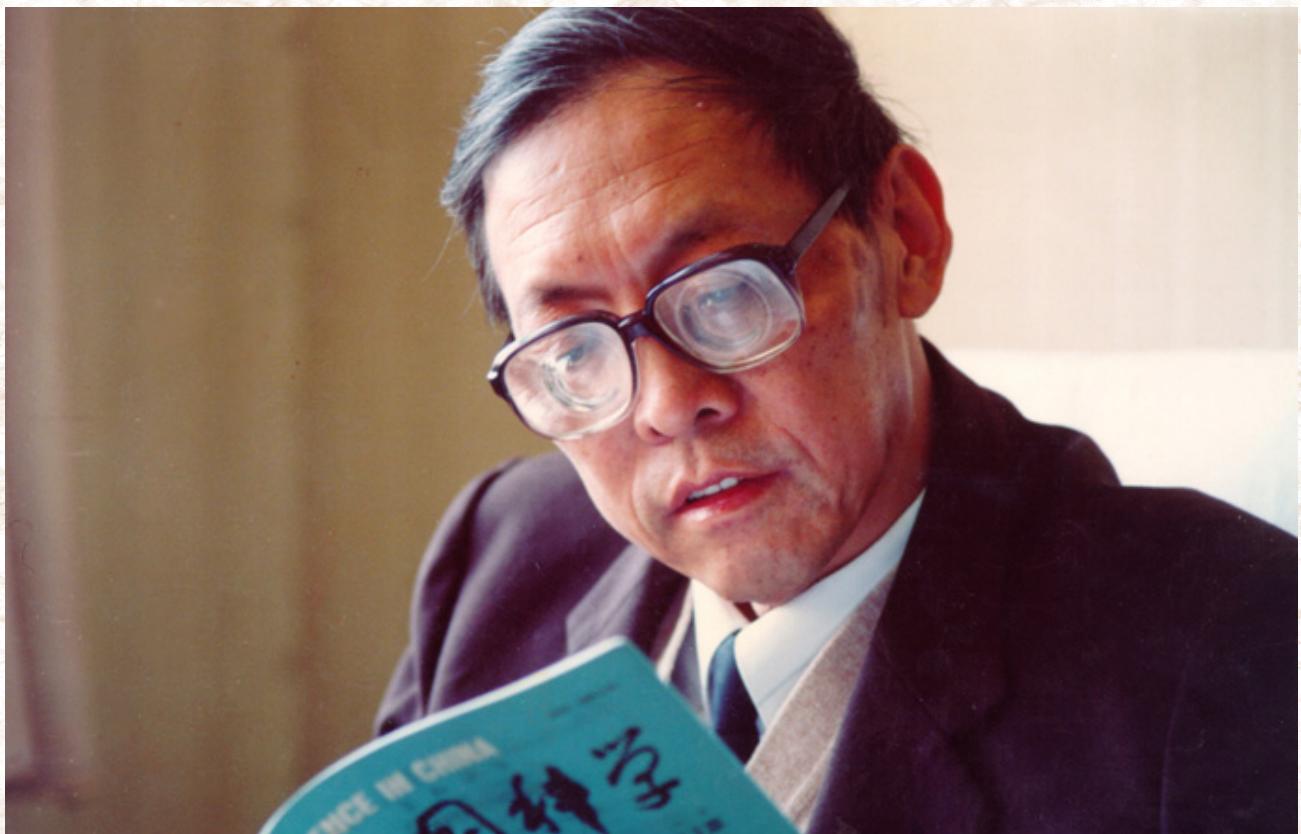
却见王先生胸有成竹，点点头道：嘿嘿，你别忘了那小西瓜的瓜皮却是三个瓜的，大西瓜只有一个，哪个皮多你再算算表面积看。

王太太说：头疼，我不算了……

两个人抱了西瓜回家，留下魏歪脖看得目瞪口呆，还有一个萨。

听说山东大学修校门，请了该校哲学家兼易经研究会的刘大钧先生起卦。

刘先生占校门，王先生买西瓜，予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原山东大学校长潘承洞院士 (1934-1997)

毕不了业的潘承洞

萨苏

星期天，到机场接萨爹，回来路上想起一位朋友的嘱咐，便向萨爹打听数学家潘承洞先生的事情。大概因为萨写东西老出圈，萨爹有些紧张，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有杂志约稿啊？你想问什么？潘先生对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的改进？不不不，萨赶紧叫暂停，心说您打住，您讲数学我可是没少吃过苦头，我这儿开车呢您给我讲哥德巴赫猜想？待会儿撞桥墩子算谁的啊？连忙解释，我这朋友是山东大学学数学的，想了解点儿老校长当年在北大的情况，如此而已。

这样，萨爹放心了，说潘承洞啊，那可是好学生，潘承洞、潘承彪当时都在数学力学系，都很有才，所不同处，承洞相貌粗犷些，承彪就秀气些，说起来，兄弟俩都是北大数学系最好的学生呢。

怎么是最好的学生呢？

那当然了，你知道么？山东有一条“潘承洞路”，搞数学的这么多人，哪个能命名一条路的？

萨承认，老爷子说的没错，能命名一条路的，要么是张自忠那样的民族英雄，要么是闵子骞那样的大贤，数学家？顶多也就是“杨辉三角”，还怎么听怎么别扭，老让人家对老先生的脸型产生不健康联想。

人不能入错行啊，看看体操里的“佳妮腾跃”，同样的用人名命名，那多好听啊。说起来数学家还不是最惨的，想想您要是研究病毒的呢？

萨爹看看窗外，悠然神往的样子，说，就因为他是最好的学生，差点儿毕不了业。

这下子我奇怪了，哪有好学生还毕不了业的？



潘承洞与华罗庚

慢慢解释来，竟然还真有这样的事，好学生还毕不了业？

真的，按照萨爹的说法，潘承洞先生还真差点儿毕不了业，但这个责任并不在他。

萨爹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潘承彪和他是同学，潘承洞先生则给他们上课。那时候的潘承洞先生身份十分特殊，说他是老师吧，他自己还没毕业，说他是学生吧，可他又给学生上课。

而且他还尽管不少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萨爹记得有一年北京三建来维修学生宿舍，施工队有事找负责的老师，问他你找哪个老师？那施工队的非常有灵气，在嘴唇前面一比，大伙儿就明白了，潘承洞先生的门牙有点儿向外突，这个形象很鲜明。事后才知道，那几个施工的工人里面，居然有一位后来比潘先生还有名。多年以后，这位接见潘先生的时候叙旧，还提起来说那时候就是我给你们抹房顶呢——这位抹房顶的，就是后来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只是当初找潘先生的是不是李主席，可就说不准了。

潘先生那时候在系里年轻有精力，多担一点儿事情是正常的。但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大家都有点儿奇怪，这潘先生研究生读了五年，怎么还毕不了业呢？一来二去，学生们也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潘先生毕不了业，纯粹是教育部和北大闹矛盾造成的。

北大数学力学系，培养出不少好学生来，比如张恭庆、高庆狮、王选等等，其中是有一点秘诀的。那就是这个系分配学生的时候很有“私心”。最好的学生，除了科学院面子太大没办法只好给几个，全部留校。因此，它的师资力量特别强。潘承洞先生1956年毕业以后，已经才名远播，也是顺利留校的。不幸的是他的才华太好，闵嗣鹤教授对他爱的

不行，又把他收了作自己的研究生。没想到这下子给自己找麻烦了。

大概是五八年，因为学生的分配问题，北大和教育部较上劲儿了。当时教育部批了几年北大的留校学生终于觉得不对劲，给北大来文件了——你每年好学生都自己留下了，而且还留这么多？有必要么？不能搞“儿孙满堂”，“近亲繁殖”啊，都分配下去到各省各部，不能截流！

北大这边也挺横——我培养出来的我不能先挑，还有没有天理了？没有好教师怎么能有好学生呢？你们眼光太肤浅。

官司打下来，自然是北大没有教育部的拳头大，只好捏着鼻子服从了。比如潘承彪先生，原来也是安排留校的，让这样一折腾，没办法只好改分配到农机学院了。

服从是服从，对潘承洞先生这样的，就实在舍不得。怎么办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系里的办法就是——干脆不给潘先生毕业，你没毕业怎么分配阿。就这样把潘先生“扣”在了北大。

六零年萨爹完成学业，分配去科学院工作，回头一看，给自己讲课的潘承洞先生，咳，潘先生还没毕业呢……

直到六一年，北大才万般不舍地给潘先生办了毕业手续，分配山东大学任教去了——总不能让人家念一辈子吧？

一个研究生从五六年读到六一年，潘先生在当时大概也是创了纪录的。

作者介绍：

萨苏，本名弓云，汉族，祖籍河北，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保利大厦做侍应生。自此先后在美国通用电气、AT&T、诺基亚、AMECO等公司工作，现为一家美国公司驻日的网络工程项目主管，住日本关西的小城伊丹市。因为亲戚中有几位文史方面的专业人士，养成对文史的爱好，曾兼任《环球时报》驻日本记者，现回到国内工作。他曾出版过《中国厨子》、《嫁给太监》、《梦里关山走遍》、《北京段子》、《与“鬼”为邻》等书。他是新浪最佳写作奖获得者，其新浪博客在2006年被评为年度新浪最佳写作博客。





1936年华罗庚赴英国剑桥前在颐和园的留影

华罗庚逸事

袁传宽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分配到甘肃省，当了一名中学教员。1978年风暴过去，拨乱反正，国家各行各业恢复了正常秩序，我也准备去兰州大学数学系工作。突然，清华大学发来公函，商调我与妻子回京赴清华大学任教。我喜出望外，却又一头雾水。时隔多日之后，华罗庚教授才告诉我：“遇到了刘达同志，把你们夫妇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写给了他。”当时的刘达是清华大学的校长。

“文革”中，华罗庚身处逆境，但对否定“数论”十分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数论’虽然是很抽象的理论，可它非常有用。能不能把它派上用场，那要看自家的道行。”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华罗庚有一

次出国考察前曾在庐山集训。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兵工署署长（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俞大维特地上山，请他帮忙破译日军密码。俞大维说：已经研究了好几个月了，仍然一筹莫展。华答应“试试看”。俞大维很高兴地说：“马上让人把他们近来的工作送来，以供先生参考。”

华罗庚说：“不必了，但需要给我几份你们近日截获的密码原文。”智力非凡的华教授仅一夜之间就把日军的密码破解了。他对我说：“我就是用上了‘数论’中的‘缪比乌斯函数’！”

日军那时使用的密码技术，是把原来的文件，俗称“明文”，用数学方法变换一下，谓之“加密”。加密后的文件，俗称“密文”。“密文”传输出去，即使被截获，别人也如同雾里看花，难解其意。

看过截获的日军密文，华罗庚以他那过人的智慧、对“数论”的精通、对数字的敏感和对密码原理的洞察力，极快地发现了日军密码的秘密：从明文变换到密文的加密过程，日军使用的原来是“缪比乌斯”。

1990年，我的朋友陈树柏教授，计划在美国硅谷创办一所以培养高科技人才为目标的新型大学。为此，他走访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术、企业各界人士，寻求支持，谑称“化缘”。一天，他拉我一同去拜访蔡孟坚将军。此人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内都非常“有名”，因为他经手主办过“可能改写中国现代历史”的事件。

蔡孟坚何许人？国民党原有两个情报系统，一个是“军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戴笠负责；另外一个系统叫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由陈立夫负责。蔡孟坚是“中统”干将，少将衔，据说是国民党里最年轻的将军，深受蒋介石器重。1930年，他24岁，被派到武汉，是“中统”驻武汉的特派员。不久之后，蔡孟坚抓捕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而顾随即叛变，并且供出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住址等重要情报。幸亏打入“中统”高层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了相关电报，立即赶赴上海，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当“中统”特务们赶去搜捕时，周恩来刚刚在10分钟之前及时转移了。周恩来比蔡孟坚谋高一筹。

我和陈树柏驱车到蔡孟坚位于北加利福尼亚的寓所见他，那年他已85岁，身材不高，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声音洪亮。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并且在甘肃工作过，马上问我是否吃过“白兰瓜”。兰州的白兰瓜全国有名，甘肃人颇以其为骄傲。蔡孟坚告诉我，那是在他当兰州市市长时从美国引进的。这令我“小”吃一惊，于是追问：如何引进？



1937年与清华同事在剑桥留影：核物理学家张文裕（左一），华罗庚（左二），物理学家王竹溪（右一）。

“白兰瓜就是美国的‘Honeydew’，我偷了它的种子，带回兰州试验，没想到居然生长得很好。”

我恍然大悟。“Honeydew”译成中文应该是“蜜露”的意思，是美国一种香瓜的名字，多美的名字。这瓜一年四季在美国的超市随处可见。白兰瓜果然与蜜露的样子近似，但白兰瓜更为甜蜜，许是兰州的水土更适合蜜露生长。

他还告诉我，当年他如何改造兰州的警察，从服装，到风纪。言谈间看出蔡将军内心深处对那他曾作过一任父母官的兰州感情颇深。

将军十分健谈，又问我：知道不知道大陆有个了不起的数学家华罗庚？我告诉他：不仅知道，还很密切，他是我的恩师！接下来蔡将军的话可要令我“大”吃一惊了：

“我们是50年的朋友了！当年我亲见华教授破了日本人的密码，1980年我们还见过面。”我的兴头上升了：“愿闻其详。”蔡将军于是娓娓道来。

1943年，国民党政府听说美国有了原子弹，打算组团到美国考察。正式组团之前，政府邀请部分科学家如华罗庚教授等，和情治系统的特工如蔡孟坚将军等，到庐山“集训”，研究判断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华、蔡二位先生于是成为“室友”。

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是留美数学博士，在数理逻辑方面颇有造诣，他很钦佩华罗庚教授的才学。听说华先生在山上，特地赶到住地拜访。谈话之间说到日军密码的困扰，恳请华先生助一臂之力，破解日军军事密码。华应允下来，深知事关重大，十万火急。他连夜观察、反复比对，仔细寻觅密码

中数字的规律，彻夜未眠。蔡将军说：次日清晨，华教授如厕，出来后手中拿着数张手纸，上面写满了字，交给蔡孟坚说：“问题已经解决，但我没有时间重新抄写了。就请将军立即转交俞署长。”

蔡将军说：俞大维知道以后，火速派人把蔡孟坚接走，急不可待地阅读华教授的手稿，然后拍案叫绝，欣喜若狂，马上传令部下：火速按照华罗庚教授指教的办法解码！大获成功，所截获、破译的日军密码都是极其紧要的军事情报，例如日军飞机轰炸昆明的计划等等。蔡将军对华先生钦佩得五体投地：“华教授了不起，立了大功！蒋介石要亲自见他，还送他照片，我陪着他去的庐山牯岭。”

破译日军密码，一个故事，两人讲述，内容吻合，互见互补。

华教授是蔡将军终生难忘的朋友。无巧不成书，1980年，大陆改革开放，华先生首次率团出访美国，就在一家饭店的大厅，两人不期而遇，并且刹那间都认出了对方。那次重逢的5年之后，华先生仙逝东瀛。

“古来万事东流水”，蔡孟坚将军历尽沧桑，目睹兴亡，似已看破红尘。对于先生的逝世他感慨说：“人间使命，圆满完成，驾返瑶池，何必留恋。我和华教授有缘分，还会再见面。”



作者与华罗庚1984年在美国合影